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时代特点和职业特点。在他们的一生中，尤其在艰难困苦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这平常中又蕴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人生意蕴，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和由衷的感叹。

相识

周恩来与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长，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周恩来、马俊、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

相知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巴黎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从未间断彼此的联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正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他们的感情逐渐成长了，终于定情。

相爱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日子，他们没有仪式、没有满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和温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

来参加自考学习之前，我仅有初中文化水平。我选择了与自己的工作岗位工程部有关系的“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学习。高数和英语自然是横亘在我面前的两座大山，但“房屋建筑工程”作为一门理工类应用学科，大多数专业课程是需要有感性认识，并进行大量计算的，其中“工程力学”和“混凝土及砌体结构”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高数。除了17门文化课外，还有8门实验、实习、设计、考核等实践课程，加到一起合计25门课！我虽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但为了理想，为了心中的目标，我只有咬牙前行。

教我们高数（工专）课的是一个干瘦的老头，叫寿玉亭。由于课时所限，寿老师每天讲的内容很多，对我来说可谓一日千里。我基础较差，脑子像生了锈一样，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寿老师的授课进度。寿老师风趣幽默，但用语刻薄，很多同学都怕他，我尤其怕点到我回答问题，因为回答不出来，他不但言语讥讽，还不让坐下，同学们众目睽睽地盯着你，那感觉真叫“芒刺在背”。可能正因为如此，逼得同学们都很认真，寿老师高数课的及格率是很高的，有50~60%吧（北京市的及格率通常到20%左右）。我利用一切休息时间背公式、做习题，无奈基础太差、底子太薄，首次考试以46分败北。第二年再复读，又以56分而失败，怎么办？不是在失败中奋起，就是在失败中沉沦，我下定决心，再战。恰逢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肆虐北京城，原来车水马龙的大街很长时间才能看见一辆车，大多数外地打工者回老家了，学校停课了，我也不想再报补习班了，决定利用这段时间自学。我把书中每一条重要的公式、概念、知识点都写在纸上，每天早晨起来背诵10~20分钟，利用每天中午12:00~13:00工作午休时间和晚上饭后做练习题。很多人不理解，告诉我：要是感染上非典，命都没有了，还看什么书。我不为所动，仍坚持学习。10月份的考试我以73分的成绩终于通过了高数课程。高兴啊，高兴到恨不得手足舞蹈。不由地想起一句古诗（是说唐朝某位老秀才屡试不第，晚年夺魁，

爱洒人间举世景仰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革命爱情

集团财务部 李艳

来就走了，他此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服从革命的需要一直都是他们分别的原因。

1944年11月10日这次离别，是在周恩来为实现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调处下的国共谈判的情况下发生的。邓颖超这样写道：“这回分别不比往日，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萦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苦！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革命尚未成功，战争还在继续。一个像邓颖超这样的革命者哪里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的感受？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是融合在他们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之中了。

相敬

从通信确定，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隐秘。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似乎有点陌生。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事。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

答一句：“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景，令陪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

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

追忆

1988年4月，正值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之际，邓颖超观花后由花思人，在84岁高龄的迟暮之年以如此心情叙述出昔日美好的真挚的感情，使我们看到他们的远大革命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你在的时候，海棠花开，你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你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得以稍稍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你散步的时候，有时约我一起，有时和你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一起。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在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在12年以前。12年已经过去了，这12年本来是短暂的；但是，偶尔我感到是漫长漫长的。

在1964年6月14日邓颖超因思念周恩来写下一首诗，这首诗可谓是他们相濡以沫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夫妻庆幸能到老，
无限深情在险中。
相伉相伴机缘少，
革命情义万年长。

——周恩来留念

注：谨以此文献给天下所有为爱情忠贞不渝的有情人，献给我所爱之人。

我的大学

硅谷工程部 马海永

骑马夸官的一句诗），正好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工程力学的学习比高数一点都不轻松。为了一次通过考试，那学期我只报了“工程力学”一门课。工程力学分为材料力学、理论力学两部分，研究的问题很抽象，比如某个互相咬合转动的齿轮之间的受力大小、运动方向和加速度等等，很不容易理解。教我们“工程力学”的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先生，治学严谨，非常认真，非常耐心，有问必答。我除了把知识点抄在纸上，每天早晨背诵外，还把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记在笔记本上，有时记录有六、七项之多，待下次上课前一并请教老师。半年的辛勤努力，幸运地以62分险过。

2004年11月我报名参加了新东方英语和京海学院概预算专业课的学习，为了在2005年4月份能够办理毕业手续，12月份我又报名参加北京建工学院“混凝土及砌体结构设计”课和到工地做“毕业考核”的实习，“砼及砌体结构设计”要求按照给出的荷载设计某轻型工业厂房梁、板、柱内的配筋尺寸和截面尺寸，毕业考核则要自己联系工地，把书本中学到的知识通过一个月的实习加以实践和应用，并要每天写一份不少于300字的实习日记，在实习结束后交一万字以上的实习报告。对我来说这些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要算是英语的学习了，英语内容很多，厚厚的一本书近800页。白天要上班，只能是挤业余时间学习。我每天早晨6:00起床，用两个闹铃把我叫醒，看书到夜里11:00点多才能睡觉，有时甚至熬到夜里12:00点多。由于用脑过度，一般刚躺下还睡不着，脑子嗡嗡的响，头痛欲裂，辗转反侧，有时到夜里1:00点多才能睡着。今年春节没有回老家过年，春节头一天上午和妻子、孩子玩了半天，下午就开始做“混

土及砌体结构”的设计。每天都写出学习计划，并严格执行。一本近800页的英语教材不知被我翻了多少遍，天天累的骨头像散了架似的。英语考完后的一个半月，我几乎天天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真没想到，我竟然得了70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学习中有多少迷茫，多少困惑伴随着我。有时因不能解出来某道题而茶饭不思，绕室徘徊，以至于产生了梦魇症状。即晚上不能平仰着睡觉，否则感觉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炎炎夏日闷热难当，坐在教室里听课，汗湿衣裳。寒冷的冬天，凛冽的北风，顶风冒雪，不敢随便耽误一次课。记得200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从京海学院甘家口教学部放学后，我急着回在体育大学西侧树村租住的家，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当时村里还没有路灯，骑车看路面不再是白蒙蒙的雪，以为是柏油路就急着拐弯，谁知那是白天雪化后到晚上结成冰的路面，比镜面还光，“啪”的一声，实实在在的把我摔在了地上，身上那叫疼，足有两分钟我才挣扎着爬起来，推上车慢慢地回了家。今年4月份我终于考完了“房屋建筑学”专科全部25门课程，7月27日我终于拿到了盼望已久的高教自考“房屋建筑工程”的大专毕业证书。2005年4月海淀区仅有10人通过了该专业所有课程，我是其中的一员。

祝员工：生日快乐

视频公司 李军 8月28日 王秋艳 9月10日
郑鹏程 8月30日 陈盛才 9月15日
李谱 9月1日 琚广泰 9月16日
穆学峰 9月4日 李鹏 9月19日
秦宇 9月6日 陈明毅 9月21日
杨永艳 9月6日 徐美 9月22日
杨金花 9月8日 关斌 9月22日
王忠伟 9月9日

本期责任编辑 李小燕